



【读心】

发小们

□李 晓

人活到一定年纪，开始做减法了。减去的，是身体的赘肉，还有生活的圈子。一些曾经在往来中热热闹闹，深情万状的人，这些年于灯火阑珊中渐至模糊，乃至消失已久，或者躺在微信好友里，在朋友圈懒散敷衍地给予一个点赞，甚至连点赞的心情也没了，索性屏蔽。人活得越来越精致，不再轻易动感情。

有一天，板结的内心被故土事物突然发酵，怀念起年少时的一些发小来。那些发小，是我在老家村子里一起拖着鼻涕长大的乡人。在几番电话、微信的联系后，散布四方的发小们终于找到机会聚一聚了。大伙说，都这个年龄了，见一面就少一面了。

秋日，在城南的一家老馆子里，发小们相见，相互怔了怔以后还是喊出了彼此的名字。二三十年未见的男人们大多谢了顶、肚皮鼓凸，女人们则皮肤松弛、眼袋深垂。起初的一些话题，大多还是当年村子里的事情，浑浊的记忆顿时被闪电照亮。后来说得更多的，就是睡眠、运动、疾病、养生之类的话题。也有自家儿孙成才的，说起来满面荣光，纷纷感叹一个人的晚景好才是真的好，好比一架飞机飞得再远，要平安着陆才好。聚会就这样在感叹声、大笑声、泪光浮动中散去了，都说期待下一次见面。

去年的一天，从东北回到老家县城的老郭，在县城里转悠时却迷路了。如今的县城，早已长成了大城市的模样：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把城市的天际线抬高，商场里人山人海，走路的人只顾低头看手机……老郭犹在梦中，过去方圆不过十里的县城，如今不就是繁华大都市的翻版吗？当年的县城如一幅淡雅山水画，在晚霞里燃成了灰烬。

老郭想去看望几个发小，还给他们带回了东北特产，可找啊找啊，那些童年的小伙伴们，要么在县城里搬了新家不知去向，要么跟随儿女去了外地，还有几个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老郭好不容易找到三两个发小，他们

相约一起去了县城的河边，坐在柳树下吹着风，打捞着童年往事，老郭聊着聊着就哭了。老郭回忆，13岁那年，他和城里的一个小伙伴去乡下走亲戚，正是麦收季节，他和乡下亲戚家的孩子一起拿着镰刀去割麦子。五月的布谷鸟在浓密的树枝间叫得正欢，初夏的风中，大地上麦浪滚滚，割麦的人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后退，麦子一片一片倒下，割下的麦子被整齐堆码着，如一个个田野里的哨兵。老郭说，就是童年的那一幕，让他对土地上生长的庄稼有了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。他还记得，那次从乡下回城，与乡下小伙伴分别时泪水盈眶。后来，那个小伙伴进城来看他，提着家里的两只大公鸡。少年小郭喊上几个发小，一起杀了鸡，炖了一大锅鸡汤。那鸡汤喝了，好几天还感觉唇齿留香。

老郭离开县城时，特地同我交流了一下如今城市孩子对发小的认知问题。他伤感地说，如今城市里的孩子们生活得多辛苦啊，小小年纪就进入美术、书法、音乐等各种艺术班，父母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于是提前规划孩子的未来，给他们划定一条人工“起跑线”，每天催促着睡眠惺忪的孩子早起，孩子的眼瞳变得浑浊又疲惫。这些孩子，于如此忙碌之中，哪里还有一起玩耍、一起做游戏的发小呢？日益繁华的城市，日益繁忙的生活，让发小渐渐成为一个依稀的背影。

“城市应是孩子嬉戏玩耍的小街，是拐角处开到半夜的点心店，是列成一排的锁匠鞋匠，是二楼窗口探出头凝视远方的白发老奶奶……街道要短，要很容易出现拐角。”这是美国城市规划家简·雅各布斯在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中的话。或许，这样的城市、这样的心境，会让缥缈的发小们从远方归来，让孩子们的成长之城长满胡须，构成孩子们关于故乡最亲切的记忆。

发小们，快快归来，让我们喝一杯光阴里的陈酿，氤氲着童年往事的醇香，给单调的日子一丝温润、一点抚慰。

【浮生】

暮秋雨

□牟 民

大概是见到了秋的丰硕，今年的秋雨露露头，即刻缩回去，全然没了绵绵意，给收秋的农家留出足够的空间，圆满一个季节的收获。待暮秋一到，稼禾颗粒归仓，大地裸露，草枯叶黄，云或许赶走了风，或者洽谈约定，风允诺不再搅扰，云悠闲地慢慢聚集，由淡到浓到黑。此时，时钟敲过三点。雨点挤出云身子，三三两两落下，它作为冬的使者，给大地报信，给淡漠季节的人警示。

暮秋的雨老练，沉着，不急不缓。鸟儿不误飞行捉虫，人穿行不见湿衣。一地需营养的万物，经春种夏长秋熟，土地献出所有，该给它续血、给它加油了，暮秋的雨尽职尽责。

暮秋的雨仿佛是鼓了后劲，要给眠去的输送血脉，给落叶安适的环境，给没有离去的最后鼓舞。院墙上的眉豆花开不停，不见酷暑，还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许多生命在此刻决然离去，没有悲伤。自古悲秋，只知风吹雨打，生命不堪重负，伤痛而去，留下的皆为感伤之作，奈何不见它们的吹打既是催促也是相伴。雨啊，在生命临终赶来，饱蘸激情，伴你一程；风啊，吹起挽歌，不歇气地抛洒不舍之情。它们在说，不枉与秋物相识一场。热闹如此，何来寂寥？

欣赏之余，喜欢雨的心情渐浓，不妨走进秋雨里，赏一番暮秋时节村子的境况。

街道暂且没有硬化，不断来往的三轮车，留下打滑的车辙。以苹果为生的父老乡亲，依旧在忙碌。门口摆了一溜溜铁筐，装满选级的苹果。见村南本家大叔开三轮车，打果园拉回满满的一车苹果。大叔过了耳顺之年，和大婶管了10亩果园。他胡子拉碴，头发蓬乱，高大的身子消瘦了一圈，显得竹竿似的。原本漂亮的婶子，脸盘密布粗皱纹，粗放的腰却弓了。我有些不忍地说，大叔，岁数大了，推掉部分果园，每年套个四五万果袋，够吃用的就行，别累坏了身子。

“哎哟，侄子，我家你兄弟

买楼的钱没还上，我咋能放手不干？比不得老任你，旱涝保收，有退休金呢！”门前杨树几枚落叶啪啪掉于大叔头上，他摆摆手，叹息道：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冬要来了！不瞒你说，身子零件早坏了，坏了就坏了，冬闲了，去修修，不倒下，就撑着干。小车不倒，只管推。大叔幽默一句。

雨忽然小了，偶尔落身上一个雨点儿。我踩着泥泞，往村东去。那儿有一条硬化路，雨后，村里有些老人习惯走走，或者坐在路边，享受这干净的地方。

雨在路上抹了光，车辙泥尘慢慢隐去。雨下着下着，土地有了生气，早播的麦苗昂了头颅，给土地穿上了绿装。田埂山坡的菊花黄得耀眼，花瓣醒目，大有活到落雪飘飞的志向。雨不忘点拨落魄的野菜，竟把枯萎的芥菜、苦菜叫醒，抹去一身灰尘，立于田野间。雨是不肯离去的植物们的医生吗？一经切脉，焕发生机。或者，它鼓起它们最后的精神，再欣赏秋的美丽。

路上只有我一人，摘完苹果的人家，除了入库，便在果园里收拾地膜，有勤快人抓墒情追肥。雾蒙蒙湿漉漉的时空，罩住片片果园，恰似大海，果农如不停游走的鱼，揪住秋的尾巴，奔波觅食。

走出村子不远，听得一阵爆竹声打村中传出。回到村边，听人说，82岁的五保老人林明走了。多日后方晓得，林明住了几年福利院，忽然想自己的家了，半年前，回村住。前几天感冒了，侄子要送他去医院，他说先吃药。不想引发心梗，终究没抗过去。生老病死，死生有常。他侄子对人讲，我叔感知到寿限将到，提前回家，他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家呢！

雨时停时停，寒气渐起，这使者到底有冬的面孔。摸摸衣服，并没全湿，却冷意缠身。

走到家门口，房顶冒出袅袅烟雾，母亲怕我冷，早早生火了。

迈过门槛，暗下来的夜幕里，雨正好大起来。它急促的脚步，连我都听得到。

【世相】

罐头飘香

□星袁 沂

“有罐头的地方，就有地方的罐头”，乍一听像绕口令，说起来却不拗口。仅仅十三个常见字的排列组合，即勾勒出一个生机盎然的罐头小镇。

地方镇，以罐头企业林立而著称，大中小罐头厂遍布整个小镇。地方镇西南二三十里地的天宝山区，山岭上到处是果园。山楂、苹果、黄梨、桃子……各种果树成片成林，早就适应了梯田岭地。由于地势高，果园里透光透风透水，结出的果实口感好，味道佳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借助水果产地优势的“东风”，有经商头脑的人开始办起罐头作坊。

我的农村老家，在天宝山深处的一座小山脚下。记忆，是在各种水果的相伴相随中日渐清晰的。我小时候，村里一个人、两个人抱不过来的一大梨树、大苹果树到处都是。有关水果罐头的记忆，就是从那一个个黄梨、苹果、山楂开始的。在村里的梯田里，有我家的一片桃园。那种桃俗称“后零五”，熟后尖部有指甲盖大小的红晕，根据熟的程度由尖部向后，其颜色从红到白再渐深，一点朝青绿色过渡，加重。那种桃一熟就软，就像煮熟的毛芋头那样可剥皮，又有点像已发酵好静待出库的罐头。那种桃不耐运输，也不适合做罐头，后来被黄金桃、蜜桃、冻桃、青州蜜桃等取代。那时的山楂树、苹果树、梨树，以老树居多，一年年春华秋实，循环往复。那时的罐头厂才处于起步阶段，严格讲还算不上“企业”。

我上中学后，罐头的形象才从模糊到清晰，开始慢慢映入脑海。走到身边，进入口中。黄桃罐头、山楂罐头、梨罐头，就像树枝上的果实被谁施了魔法，瞬间定格，住进瓶瓶罐罐后，成为越来越多人舌尖上的美食。

记事到现在，想吃却又不想去买罐头时，母亲就拿出一些用过的罐头瓶，洗刷干净，装入提前准备好的山楂、黄桃和梨瓣，用小勺舀进几勺白砂糖，放到锅里蒸煮。蒸熟后稍稍放凉就可以吃了，但需盖上盖子静置发酵半个多月后，口感才更佳。
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不知不觉间，那个爬到粗树枝上，瞅准哪个黄梨、苹果好就啃哪个黄梨、苹果一口再任其继续长大的小男孩，已经从几岁走到了四十几岁。初中毕业后，我离开地方镇，到平邑县城读高中。大学是在济南上的，后来又回到平邑，先后去了临涧镇、流峪镇工作，直到2007年才重回地方镇上班。在地方镇西南的一处偏远小山村出生，长到十几岁离开，十多年后再回来，又在此工作、居住了十几年。在地方镇三十多年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已让我习惯了这个被誉为“中国罐头第一镇”的小镇。

初到地方镇工作时，我对这个出生之地并不是很熟悉。十几年工作下来，哪个村具体在哪儿，哪个村什么水果多，哪个罐头厂在哪个村，哪个罐头厂的哪种罐头更美味……耳濡目染中摸得门儿清。因了天宝山区及其周边的各种果园，地方镇的罐头产业越来越兴旺。春天，这里果花烂漫，花香四溢；秋天，这里果实累累，果香扑鼻。罐头的香甜，从地方镇的白天飘到黑夜，再从黑夜飘到白天。